

浅夏花事

□ 吴芙蓉



簇一簇，单瓣洁白，薄而通透，带着含着冷意的芬芳。花蕊呈绿色的五星形状，花蕊的茎秆细洁白，顶端呈乳黄色，似顶着黄色的微小豆点。不禁让人感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李子花的绝美配色，清新雅致，冰清玉洁，秀雅脱俗，自带一股轻灵之气。犹如白衣白衫，头带绿色丝带的豆蔻女子飘然而至……让人有种窒息的美，似乎净化了空气，净化了空间，净化了我们的灵魂。

不等转身离去，三三两两的沙果花又勾住我的眼。一簇一簇的小白花点缀在翡翠似的刚刚萌发的绿叶间，白色的花瓣，黄色的花蕊，中间夹杂着别致的丝丝缕缕的红边点缀，在新生的绿叶间像略带着羞涩的少女，缓步轻盈，步步生香。白色的花朵和绿色的枝叶间，一堆堆，一片片，一层层密密麻麻的沙果花的骨朵粉艳艳的含苞带笑，含辞未吐，美目流转，含情脉脉。层层叠叠的花蕾中有的刚刚张开粉嫩的小嘴，有的似开未开，有的花瓣半张半掩露出细细的蕊……观看未绽的蕊，透人心腑的暗香涌动，“葳蕤摇曳影，掩冉飘暗馥”，这些小花苞似乎在与欣赏它的人絮语……

这几棵沙果树和李子树是前楼邻居家在窗前栽种的，只在这里安家落户两年有余，它们不负栽培，热烈地开花，密密的结果，将小区的院子装点得满院生辉，一年四季给人以不一样的风景。

“走吧走吧！上班要迟到了。”我在心里催促自己。紧要关头，树下的小草也来凑热闹，一片片不知名的小草开出黄澄澄的耀眼的小黄花，

黄的花瓣黄的蕊，在微风里轻轻摇摆。与李子花沙果花相比少了一些娇贵，多了一丝顽皮，在绿油油的小草间赏心悦目，似正值青春的少年在树下玩耍，散发着青春的光芒，不知不觉中让人产生一种意气风发，朝气蓬勃、精神愉悦的快乐心情！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我暗暗问自己。单位后院的一棵山荆子树安静地白了头，满树繁花洁白如雪，似辐射状张开的臂膀足足比去年大了一圈。没注意它的虬枝老结是什么时候发芽吐绿，又是什么时候含苞孕孕的，突然间全身换了新叶，满树琼花绽放。山荆子花儿一朵一朵从小枝顶端树杈的位置生长出来，朵朵细长的花梗从一个芽苞孕育出来，呈伞状花序，素雅色调让人心里感到既柔软又温馨安静。

傍晚时分，夕阳西下，微风拂面，沿着河畔漫步，一股淡淡的清香，带着甜甜的味道扑鼻而来，时而细若游丝时而香气浓烈，令人心情愉悦而舒畅。香气由何而来？赶紧四处寻觅：一户人

家大门口的一株丁香树绽开满树紫花，在新生的绿叶枝头安静地释放淡淡的香气……香气愈加浓烈。寻香前行，河岸一侧一排的紫丁香都葱葱芬芳满径。惊喜之余急步走去，凑近俯闻，熏醉了眉眼，沁醉了心。

一场花开，让岁月含香。大兴安岭的6月初正是花开得热烈的季节，草长莺飞，万物蓬勃生长。稠李子花、山荆子花、蒲公英、马蹄草、金莲花、黄花草……许多知名的不知名的，能吃的、不能吃的，粉的、紫的、蓝的、红的五彩缤纷的花儿便会赶趟似的陆续绽放。那阵势，似乎不把大兴安岭初夏的门楣敲破，就不足以渲染浅夏的热闹。

大兴安岭由于气候寒冷，花儿虽然品类较南方少，且没有名贵花儿，多以野花为主。但，它们以其最热烈、最奔放、最顽强的生命力渲染着北方小镇的初夏，为小镇增添了一抹靓丽色彩与别样温情。

花开倾城，淡雅心情！

如歌行板

守护

□ 马莉

工作中 快乐片段
青山绿水间
一声声
布谷 布谷
萦绕耳旁
细看模样不喜

黄的 紫的 白的 粉嫩的
热情洋溢着
随风舞动
阵阵香入鼻
沁人心脾
你是大地的精灵
蚂蚁是你的座上宾
不时破门而入

那山间的河
阳光下
波光粼粼
牛儿是你家的常客
你慈母般关爱着
花儿为你绽放
鸟儿为你高歌

我穿行在天地间
在绿的怀抱中
用一颗赤诚的心
守护着你
这绿色的林海

旷野中的树

□ 古木

是无意的飞鸟 还是
暴风的劫持 抑或
一次冒险的冲动

无从知道。只知道
地平线抬升了高度
流浪的目光有了归巢

阳光一下紧紧抱住了你
风霜雨雪从四面八方围上了你
藏在乌云后面的闪电一眼就盯上了你

而你无暇顾及，只知一味成长
春着绿衫，秋更黄裙，冬披银甲
交流着麻雀、喜鹊、鹰或乌鸦——
只是一株，也是全部。予我
是夏日不凋的画，是冬日素洁的诗
像一行痕迹生动在天边……



时令已过立夏，在大兴安岭的小镇仍然找不到夏天的影子，天气还是凉飕飕，冻得人瑟瑟发抖。

雨后初晴的早晨，空气中弥漫着清新沁凉的湿润泥土的芳香。上班路上，猛然发现，小区院子里的榆梅呼啦啦开了一大片，那粉嫩的小花小朵堆成簇地在没有绿叶的枝条上蓬勃地生长，仿佛一夜之间占满了枝头，淡粉安然、浓妆淡抹，像天边飞落的朝霞，惊艳了你的眼。细细看来，一小朵一小朵的花儿，层层花瓣衬托着明黄的蕊，朵朵相依，团团簇拥。绽放得如此热烈，如此娇艳，如此灿烂多姿，虽然只是小区楼前数量不多的一排，但婀娜的身躯风韵绰约，粉嫩缤纷，在浅夏的微风里摇曳，看来这是昨天那场雨的杰作！

收起拍照的手机，急忙转头的瞬间，身后那棵李子树，满树繁花不知何时悄然登场，不动声色地喷出一树白花，花团锦簇，条条枝干裹满花朵，远远望去犹如一个个花球在微风里晃动。朵朵小花低调谦卑沉稳含蓄。惊得你不顾上班时间，目不转睛地观赏。满树满枝洁白的花朵挤挤挨挨站满枝条，小小的花朵一



深树鸣鸠桑葚紫

□ 宫风华

桑树，江南小巷里的窈窕女子，身着旗袍，撑一柄油纸伞袅袅婷婷走来。采桑葚和采薇采葛，采茶采菱一样，弥漫着浪漫风情和古雅意蕴。

桑树皮灰褐色，间以白斑纹，枝杈纵横，树姿壮健。桑间滴落的鸟鸣，清灵流动，大珠小珠落玉盘。夕光濡染，桑树沐着

余晖，倒映稠绿河水中，如吴冠中的清淡水墨。

桑叶是丹青妙手挥毫时泼洒的墨渍，洒在春风里，化作一团氤氲朦胧的绿云。桑叶和春蚕巧妙搭配，成为农耕文化册页中的经典插图。

若是雨丝缠绵，桑树张扬着一股蓬勃之气，桑葚点缀青枝绿叶间，形成禅意之境，桑葚带雨红。

几经风吹日晒，桑葚粒粒晶莹饱满、玲珑剔透，令人心生饱满丰硕之感。淡青、绛红、浅紫、蔷薇，覆盖着一层淡淡绒毛，阳光下泛生团团金色光晕，令人目眩。捏一枚入口，艳红的果汁染满嘴唇，酸涩清甜的滋味堪称绝配，既生津止渴，又隽永绵长，爆浆的果汁让味蕾立陷鲜美沼泽中。

那一年在江南古村里采桑葚，洋溢着风雅古意。桑叶簌簌而下，地上堆锦积绣。几枚桑葚，几片绿叶，躺在竹编小篮里，画面美得奢侈。倘若在素洁白瓷盘里，定会叫视线跳舞。坐在桑阴下冥想，粉墙黛瓦，竹篱紫藤，草木氤氲，空翠湿人衣，了不知南北。

半青半紫的桑葚嚼起来酸溜溜的。熟透的桑葚，咬之，津液四溢，满嘴红紫，如涂了口红。酸甜的味道一路蔓延，在唇舌肺腑之间，缠绵不已。心里像有清凉的泉水流过，流向远方，空明悠远，弥漫柔软的乡愁。

桑葚熟了，弹指可破，经不起一点蹉跎。桑葚的甜味，宛若一位女子怀抱琵琶，风韵一下便泻流出来。桑葚熟透，风一拨弄，就簌簌跌落，如赶赴一场愁肠百结的邀约。

采桑女悠闲轻盈，霞光下相伴回家。桑葚红紫时，令人想起罗敷般淳朴妩媚的采桑女。“女执懿筐，爰求柔桑。”她们面庞红紫，温润如玉，蝶般翩跹在绿意沸腾的桑树间。

采桑女曼妙腰肢和妖娆身影，呼应着古拙柔美的桑树，古朴浩荡的历史，变得温润绵软。故宫博物院藏《宴乐铜壶》和成都百花潭出土的《画像铜壶》青铜器，上面都绘有采桑图，令人情思飘忽。凡·高的《桑树》中，繁茂的枝叶，像女人烫过染红的秀发，又如燃烧的火炬。烈日下的桑树充满生机，洋溢着生命的芬芳。

南方粤菜馆里有一道菜，新鸡伴桑葚清蒸，果香及甘酸滋味也被一同渗入，嫩滑腴美的鸡肉，晶莹乌亮的桑葚，一部红假翠倚的传奇，张扬着活泼生气，品味出清苍疏旷的田园诗情。

村中巧妇会将桑葚洗净捣碎放入坛罐中，加糖密封，可酿成桑葚酒。还可把桑葚晒成桑葚干，作为可口的零食。用桑葚和冰糖熬成果酱，涂在面包或馒头上一抹，满嘴芬芳甘甜。桑葚汁和玉米淀粉搅拌均匀，填入木模里，可制成甜甜糯糯、草本幽香的桑葚糕。如此清雅情趣，犹如芸娘天泉烹茶，香韵尤绝，其灵魂在清澄月下散发清静香气。

“深树鸣鸠桑葚紫，午风团蝶菜花黄。”桑葚酸甜浸入骨髓，酸的是迢迢光阴和蓬勃乡愁，甜的是恬淡平和的细碎生活。在清浅时光里，我性喜仁立凝望故园的桑树，品咂酸甜的桑葚，守着一方风月，内心简约，倚风而笑，自在妖娆。

父亲的技艺

□ 何康红

乱翻别人的东西。两个箱座也各带有抽屉，四个人每人一个。

抽屉上面的四个玻璃泡按钮大体相同，有些许不同。为了增加抽屉的美观，爸爸还在每个抽屉上用刻刀刻出花纹。我在挑选抽屉上有了“特权”，最先挑。所以我的抽屉最漂亮。父亲不仅是“半个木匠”，还是半个“裁缝”。过去条件不好，孩子们的衣服都是每年一身，自己做。爸爸有一本服装裁剪的书。每到年前家里买回来布料，父亲就把布平铺在宽大的写字台面上，开始用粉笔之类的东西在上面勾勾画画。为了裁剪出袖笼等曲线，他还自制了木质的类似衣袖一样的量尺。那时候布是稀缺的物件，得用攒起来的布票去买。所以，量体裁衣颇费事。不精准画出裁剪线，绝不动剪刀。

有了爸爸的精准裁剪，妈妈做起衣服来得心应手，在别人家犯愁找不到谁给裁衣服的时候，我们的衣服已经在妈妈的缝纫机下成形了。

爸爸的技艺远不止这些。物资匮乏的年代，很多家庭用具大多是自制。比如大大小小的盆子。爸爸在一张铁皮上画一条半径大的弧线，再画一条半径小一些的弧线，用铁剪子建成扇面，再画出圆形，剪出来，拿到老虎钳子上

敲敲打打，一个铁盆就做好了。像水舀子，烧水壶这些做起来麻烦一些，但这些对于父亲来说都不是事。

确实，木匠、裁缝或者钣金工，这些只能算是父亲的业余爱好，父亲是一名修理工，曾在过去的汽车队、林场检修站工作过。父亲的修理技术如何呢？

一次，我去采访过去的林业老工人，他问我父亲是谁。当我报上姓名，他马上说：“你父亲是何安国何师傅？！我认识认识，他那修理技术可是高！”说这话时，他满眼都是敬佩的目光。这也验证了我小时候听到的一个“传说”。一次我和妈妈到别人家去串门，那家有个客人。这位客人跟妈妈闲聊，打听我爸是谁，在哪儿工作。当我妈说出爸爸的姓名时，那人也是一脸惊讶：“原来你和何师傅是一家人啊，何师傅那修理技术太厉害了！”

我们家居住的巴升河村西面是一片麦地。每年秋天麦子黄了的时候，就有一台割麦机在地里来回收割。那台割麦机跟其他大板子车完全不同，车前面有一个像剪头的剪刀一样的大家伙。从头部把麦子搅进机器，从后面像烟筒一样的大铁管子里就能出来麦子，装到另一台

大板车上。据这位客人讲，一次，这台割麦机打不着火了，蹲在麦地里要驴不干活，司机和找来的几个人忙活了半天，愣是找不出毛病，急得团团转。不知谁说，快去把何师傅找来给看看。

等父亲到了，车上车下看了一圈，不知碰了那根线，割麦机蹭地就着火了。大家都说：“何师傅可太厉害了！”

父亲的修理技术并非传说。早在部队的时候，父亲就是一名汽车兵，主要就是修理军车。在部队里，父亲就曾到专门的汽车学校学习过。在父亲自己打家具之前，我家有一只帆布的箱子，妈说那是她和爸结婚的时候买的最高级的家什。其中一只早就用破了，剩下的这一只总是锁得紧紧的，不让孩子们动。一次，哥哥们淘气，就偷摸把箱子打开了——原来，里面是一箱子书。妈说，那是爸的宝贝。

那些书是父亲多年的积攒，一有机会出门，他就带几本回来，慢慢攒了一箱子。里面好多书，很厚，很沉，但都很新，有的书里还有父亲画的线。这些书都是林业机械、修理技术方面的，孩子们打开了，也没人能看得懂，也就是简单地翻一翻，看看里面的彩图罢了。

有了这些书，加上具体的实践操作，让高小

“歛、歛、歛……”当刨花从手工刨子中如蝶般飞起，我总爱拿起一卷，去看上面的波纹，感受一下它们纸一样的质感。

小时候的冬天，爸爸支起架子，取下挂在火墙上方的木板，开始打家具。父亲不是木匠，但善于看书学习、爱钻研的习惯，好像没有什么事难倒他。家里的木箱子、箱子座、写字台、椅子都是他打的。

刨平木板是打家具的第一步，也是比较重的体力活。那时父亲耳朵上夹支铅笔，用尺子先在木板的侧面上印，边刨边拿起来看看，不是用手摸摸，感受一下平整度。爸爸的手很有力，用力一推，薄薄的木片就从刨子的刀槽飞出来，明明是薄薄的一片，却卷成一卷。

木板刨平整了，就开始开卯和榫。一侧的木板边部和另一侧的木板边部开出相反的卯和榫，两边一扣就组合成了直角结构，四个角都扣完，一个箱子的四边就做好了。即使不用钉子也很坚固，拉扯不开，真是神奇。

制作抽屉等也是如此，只是大小宽窄不同罢了。我干不了什么力气活，但是能在旁边递送工具、挪挪板材。或者把刨花收起来，给正在做饭的妈妈送过去。刨花非常易燃，往炉子里一扔，瞬间窜起火苗，几秒钟就成了灰。

我们家四姊妹，爸爸特别讲究“公平”，什么都按每人一份计算。打家具上也能体现出来。除了爸妈装家具的，写字台一侧，是从上到下的四个抽屉，最上面的是大姐的，中间是两个哥哥的，最下面的是我的。里面都是我们各自的“细软”，或者是“秘密”。各不打扰，也不得

